

●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大屋

的

丫环们

朱月瑜中篇小说选





0450158

264125

附 表

朱月瑜中篇小说选

大屋 的丫环们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大量的丫环们

朱月瑜 著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 230063 邮编)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

印 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8

字 数:178000

版 次: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20-X/I·1315

定 价:9.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大屋的丫环们.....	1
蓝旗的九姑太	50
電王	97
蜂螂.....	146
霉季.....	198

大屋的丫环们

关于我妻子的三个干娘和一个叫蕙、一个叫丫、一个叫豹、一个叫楚帆远等人的故事，本来10年前就可以诉诸笔墨以飨读者。当时没写出来的原因是考虑到某种政治因素的限制，换句明白话，即使写出来也难以发表。而今这种限制已不复存在。

说是妻子的三个干娘，其实只有一个“正宗”的（时下流行语）。那年我与妻子刚刚结婚，那年我在一个小小的县城好不容易有一份工作，妻子是县城人，我们在县城结的婚。新婚的妻子对我说，我们去看望干娘吧。你有个干娘？在哪？在大屋镇。大屋镇离县城三四十里路。半山区。原来岳丈与干爹曾经同事过很短一个时期，却很对脾气，分开后，就有了疏疏的来往。一次大屋镇镇长（接下去就要成为我妻子的干爹）进县城办事，顺便探望久未见面了的我岳丈。我岳母看了一眼孱弱瘦小、蹒跚学步的头胎女儿（20个年头后的我妻子），又看了一眼壮健如牛、铜筋铁骨的镇长，说，他豹叔，做我女儿的干爹

吧。我岳母不会平白无故送女儿做人情，照迷信说法，小孩儿羸弱多病，须仰仗两家大人之合力，保佑她（他）祛病消灾平安长大。我岳丈在一旁怂恿，老石，弟妹未曾生育，白拣个女儿还不要？石豹镇长自然答应。认了干爹，也就有了干娘。由于两家都是工作同志，忙，结作干亲也依然是疏疏的来往。

妻子说以前她去过大屋镇一次。

坐搭客的拖拉机从县城出发，拐进一条又窄又坎坷的土公路颠簸来颠簸去，中途还得下车，步行于一条相当古老了的麻石路，天欲黑未黑时分，我们走进了一座看上去同样相当古老了的镇子。妻子领着我，跨过一个颓败了的门台，绕过许多关牲畜的栏厩，穿行在长长的甬道上。甬道的一侧，是一段一段的残垣断墙，另一侧有人家。炊烟混合着暮霭渐渐弥散开来，在阵阵饭菜香味中，有母亲扯了嗓呼唤顽儿吃饭。还有一大片的废墟，似乎留着早年遭过火的痕迹……妻子说，这儿原是整座的大屋，大得连镇子也因它而得名。说着，干娘家到了，也就在这个大宅院里。

干娘胖乎乎的，四十五六岁，圆脸盘，慈眉善眼。她笑不拢口地手忙脚乱起来，说干爹不巧出公差了，远路，在外头过宿。一会儿后，进来一个模样老实木讷、比我大不了几岁的男人，垂手听干娘吩咐了几句，于是干娘就闲了，稳坐着陪我们说话，那人就进进出出不停，似乎在忙晚餐。又一会儿，两个年纪都比干娘大些的女人相携着来了，一个高挑个，瘦瘦的；一个模样清爽周正，老是笑咪咪的。干娘称她们菇姐和苟姐，她们唤干娘莲妹。那个看上去很顺眼的苟姐是帮忙干活的男人的

母亲。干娘请她的菇姐和芍姐来陪客人吃饭。

我妻子的另两个干娘就是那晚在饭桌上认下的。芍说笑：莲妹，我一个儿子被你和菇姐合伙着使用，是我的儿子也是你和菇姐的半个儿子，所以你的干女儿、干女婿我也有份。菇表情呆板的脸一直不笑，但她也说：别忘了我的份头，姐妹中我最大。于是我妻子就有了菇、芍、莲一共三个干娘。那晚的菜丰盛且具地方特色，大屋镇靠山依溪，饭桌上出现竹笋、香菇和鳗、鳖、虾等，那晚还敞开供应家酿的度数较浅后劲颇大的米酒，因此，那晚的话就很稠很稠了。也就是那晚，三个干娘给她们共同的干女婿、一个有心且有志于文学写作的人提供了充分的小说素材，使他后来得以写成《大屋的丫环们》一作。

月光如水，风声如簫。我和妻子留宿莲干娘家，从精雕细刻的镂花窗棂望出去，是一截断墙、半角废墟。第二天一大早，我拉着妻子在依稀辨出的大屋屋址上随意走走。我估计整座宅院占地四五十亩，沿四围散步一圈约一刻钟。尽管杂乱狼藉的牛栏猪圈里送过来阵阵畜粪的臭气，尽管一片衰相满目疮痍教人不忍卒睹，但，大屋那庞然恢宏的构设营势、长长甬道上那无数卵石精工铺就的花鸟草虫象形图案及尚存的几幢单体房宅的古朴简练、开敞通秀的造形风格，依然可以使人想象出大屋昔日曾有过的兴盛。若干年后，我在一本新编县志上读到了有关大屋的文字，县志上说，大屋是一位业大财粗的陈姓乡豪始建于清乾嘉年间的，经历代不断扩展、修缮，至民国 38 年夏那场大火前，县志所附大屋构造图之规模。图上表明：大屋坐北朝南，以南北甬道为中心轴线，左面是前后总共七进

的住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屋),进与进之间由天井连接,每一进均设计成“门”形,一“横”划分为一个“前间”(厅堂)、两侧各一个“正间”、一个“二间”;两“竖”分别划为两个“厢间”和一个“厅堂”。第三、四进是“重点工程”,不仅高度、宽度要胜一筹,且飞檐斗角、画梁描栋,观赏性也强,两进之间天井辟为鱼池,且有带雨檐的回廊绕池环接。这两进是自家一家子居住的,被大火烧成废墟的即是。右面从南至北依次是一个下人用的大伙房、一排粮仓库房、一所私塾、一座花园。大屋四下用青石墙围了,墙宽三尺,高一丈五尺,块块墙石方正划一(到大屋没落时,墙石被纷纷起去做现成的建筑材料了)。院门有两处。花园后朝北是小门。大门朝南,两扇枯杉木,朱赭漆,镶铜钉,虎头门环一拉能跑车马,石头狮子一立,镇住过往平民。在大门与七进大屋之间是一片开阔地,俗称“道坦”,道坦占整个大院的三分之一面积,用极平整的大石板铺面,具多种功能:收粮时节,摊晒稻谷和薯丝,陈家地多,佃户多,交来的租粮多;陈家组织了护院兼保卫地方的民团,平时作练武习兵场地;遇盛大场面,如红白喜事,置办酒席用。县志里并提到陈家大屋还长了一株远近有名的老柚树,与大屋同龄,近200年的历史,位置大约在私塾左端,树冠撑一方白天,年年结果累累,那场大火没直接烧着它,可惜受火头炙烤,当年没收柚,第二年枝败叶落,死了。莲干娘说,她进大屋当丫环时,大屋的模样确跟书上记的相符,不过,现在想来,那时也已开始出现好些气数衰落的征兆:白天老鼠大搬家,打头的老鼠有猫大,一眨眼,一队鼠子鼠孙就不知滚到哪处洞穴去了;白蚁滚滚团团飞出

来，嗡嗡响着，用竿子打也不散；夜晚梁椽吱呀吱呀乱响，真担心屋架会突然塌下来，点了灯又没动静；还有……

莲干娘进大屋当丫环是民国 38 年即 1949 年春暖花开季节。菇干娘和苟干娘也都是大屋的丫环，不过她们要比莲早好些年在陈家大屋了。

苟用紫漆托盘端了早餐送表少爷楚。楚住大屋第二进客房。照陈府的规矩，楚本可以与主人同桌共餐，可是楚的姑母——大屋的女主人存了招楚为婿的心思，认为楚目前就天天跟她的女儿亮雪同桌吃饭不大适宜，为避嫌，一日三餐就让女儿亮雪的贴身丫环苟送去客房。苟跟表少爷楚已经处熟了。苟敲了门未有回应就用肩头轻轻一推。苟晓得楚这时已早早起来，楚不是睡懒觉的人。苟进了房间没看见楚，正要唤一声表少爷，后身子突然被拍了一下。苟吓得一哆嗦，身子一斜，却被两支胳膊匆忙挽住了。原来楚刚才躲在门后。苟侧脸看见了一双温柔中带点儿狡黠、顽皮的男人眼睛。苟想挣扎，可是托着那副该死的紫漆木盘的两只手一时腾不出来。

楚是一个月前从老远的一个小城来投奔乡间堂姑母的。楚本在一所师范学校念书，学校闹学潮，警察封了校门，楚辍学在家。已经 20 岁的楚在正遇多事之秋的城市里无事可做，父母打发他来陈家大屋，拜托财大气粗路道多的姑父找个前程。也可能楚还参加过学潮，到远乡正可以避避风头。楚到大

屋的第一天，太太差苟去客房请楚吃洗尘酒。苟头一次看见不像乡里异性青年人的城里青年人楚时，楚正用一副很老练的样子浏览镌刻在客房柱子上的那些对联，苟猜他是表少爷，苟就站边上等着。楚蓦然回过头对苟一笑：我姑父是个土财主。苟吃了一惊，阖府上下，谁敢对老爷出话不恭，转而想到他们的关系，又无所谓了。楚这时却打量起苟来，直待苟低了头，才又笑笑，侃侃说：联子上虽都是唐人绝妙诗句，可惜不管青红皂白胡乱用了。像这一联，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他用手随便一指，这一进是专门住客的，客人刚来，就让他顿生思乡忆故之情，不是打发他赶快走吗？那一联呢，更糟，他又一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明摆着不利市的败家子口气。所以说，我姑父的陈府光会附庸风雅……楚忽问：你识字么？苟点头又摇头：识不多。苟陪小姐在大屋的私塾里读过书，私塾停办了，苟也就没法读了。联子上的字都认得么？正楷认得一些，草了，认不得。苟由此对楚产生出自内心的崇拜，一个人能对大屋前代人留下的文字评头论足指出不是之处可不简单。不过，苟跟表少爷亲近起来还是在以后。楚那天要苟陪去看私塾。苟说有什么可看的私塾空在那里。但还是领去了。大屋的私塾办了好几辈人，半个大屋镇的学龄小人都来就读。一年前太太患了慢症，一直不见起色，就嫌吵嫌杂，关了大屋内的，另择镇上其他一处开办。现在曾经是私塾的屋子空荡荡的仅剩几张还没搬光的桌椅，梁尾墙头的蛛网重垂欲坠。有一张灰色的小网刚刚困住了一只黑褐色的虫子，虫子还在无济于事地挣扎动弹。楚四下张望了一下后来站在那块嵌

在墙内起不走的黑石板前对苟说，你坐下，坐下。苟带了几分迷惘坐在一张课桌后。楚就表演起来，腰弯成虾状，一手轻轻捶着腰眼，一手作捧书状，又把头往前送，晃出一个个缓缓的弧：上大人，孔乙己……下三千，七十士。还问，像塾里的先生不？苟又觉滑稽又觉得像，可能天下先生都这么个样子。苟不禁毫无拘束地大笑起来。楚停了架式，与苟对笑，笑得比苟还出格，却突然哑了下来，伏在另一张课桌上，不动。楚竟歉歉地哭。苟忙去推楚的肩膀：表少爷你？楚抬头下意识地抓了苟的手：你不晓得，我读师范的，这时正毕业，正经教书做先生了。现在找不到个职业，闷死烦死了。苟心想，闲着没事还不快活？嘴上不敢说。可少爷能跟一个丫环说了知心话，又一副苦闷不过的可怜样，苟也感动得红了眼圈，不忍把手抽回来。两人的关系开始说不清了。人与人并不是都能在一起哭和笑的。表妹那头，楚一直是以礼相待但并不亲密，姑母多少透出些招婿的意思，但楚从内心深处非常执拗地不喜欢表妹的禀性，表妹太男子气了。表妹不做一般女孩儿要做的事，偏爱打拳练武，还爱跑马，还爱玩枪。姑母姑父独养一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连大名亮雪也舍不得叫，光叫小名“丫”，都由她纵着性子，都不加管束，也管束不了。表妹对于楚在陈家大屋的存在好像也无所谓。因此，楚与苟之间的暧昧或默契就顺顺当当成长起来了。

苟说，少爷你不放手，我要摔手里的东西了。楚说你摔吧。苟当然没摔。苟突然紧张起来，说，有人来了。楚一下松开。没人来。苟吃吃地笑，把托盘横在了自己与楚两个身体中间：少

爷，你吃饭。楚接过托盘时还是抓住了苟的手：苟，我要娶你，头回见了你，我就喜欢你了。苟撇撇嘴：少爷，你要娶小姐的，为什么要娶一个丫环呢？楚说，小姐、丫环都应该平等的，我就是要娶丫环。苟说，蕙也是个丫环，蕙什么都比我好，你娶蕙吧。楚顿了一顿，说，你怎么看不出来，我姑父看上蕙了，我姑父迟早会要了蕙的。苟不响了，大概在琢磨楚的话。楚最后说，好了，你晚上到我这儿来，我们认认真真说话，白天太嘈杂。苟未置可否，走了出去。她去找蕙，她要跟蕙说说姐妹们之间才说的那些话，她要求蕙帮她拿主意。蕙个把月前才来大屋当丫环，是由镇上的王保长领来并作保的。蕙自我介绍是一个逃婚的小女子，流落到小镇，王保长是七拐八弯的亲戚，投他谋生。蕙、她，还有年纪最长的管家丫环菇三个都住在大屋第五进左边一侧的房间，蕙迟来，睡厢间。她平日观察，蕙的确不像个做丫环的，有时蕙有斯文、娴静的一面，镇上有一个在外面书读到很高的女学生，蕙就有学生的模样；有时蕙又像一个经历过很多大场面、很多磨难的成熟女人。反正蕙有来历。一回，好事而调皮的苟装出胸有成竹的神气，说，蕙姐，你不是逃婚的，我很清楚。胡说。蕙紧紧扳住苟的肩头，苟妹，你从哪听来的。苟扑哧一声笑了。蕙才喘了一口大气：苟妹，以后别乱说。苟说，蕙姐，我很敬重你的，不管你什么来历，我们都是好姐妹。苟不知什么缘故，一直跟挨隔壁住的菇不融洽，就不知不觉跟蕙很贴心。

苟出来没有先去找蕙，前面道坦的异常喧哗把她吸引过去了。护院的团丁嚷：抓住共产党游击队罗。苟还看见，蕙已

远远走在头前，蕙走得有些急，蕙也爱看新鲜？

二

蕙在大屋第四进收拾老爷的书房，刚刚弄妥，在门口迎着了老爷。老爷一边在雨檐下的石阶上蹭掉长统猎靴上的泥，一边对蕙说：早上去后山打猎，不想撞见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老爷从来不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蕙说话。蕙问，后来呢？他们先开的枪，打伤我手下的人，后来，他们一个被打成重伤，兴许死了，另一个像头，抓来了。老爷并没有因抓获共产党而显出些许得意的神色，相反搁了心事似的，老爷清楚，共产党不好惹。蕙的脸刷的白了，蕙径直走掉，老爷还在后头说了句什么，蕙没听见。

蕙头一眼就认出了，被结结实实捆在道坦东侧拴马柱上的那个人是谁，尽管那人重重地勾了头，看不清五官脸面，尽管那人一身已不辨原色的衣裳被撕烂成条条块块在风中扬动。那个人布着新鲜血痕的颈下胸前垂着蕙挺熟悉的小物件，是一枚铜叫子，破布片遮不住，迎着春末明媚的太阳反射出晃眼的光。蕙的眼睛花了一下，蕙一阵晕眩。

蕙出身江南古镇一个书香门第。革命形势一度大好时，共产党游击队的大队人马曾经攻陷那座古镇。蕙和许多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服务团体，为游击队演节目、搞后勤。蕙几个还在总部帮忙做些文字工作。诟料强敌一夜突袭，游击队仓猝撤走，蕙几个同学也不知不觉在慌乱中随游击队支队总部退出

古镇。游击队一边应战，一边辗转行军，却又中敌重兵埋伏，分数路突围不成遂散作数十小股各自为战。编外人员蕙分编到以英勇善战闻名游击队的石豹排长当头的那一小股。敌人下了决心穷追不舍斩尽杀绝，豹那一股逃得很苦。枪林弹雨中，剽武而憨厚的豹出于男人保护女人的天职时时关照着唯一的女性蕙。一回一颗迫击炮弹呼啸着俯冲而下，豹情急中一把推倒蕙，自己压了上去。他们很侥幸地安然无损。只是蕙觉得背部两肩之间有一小块地方隐约作痛，摸摸又没一点血迹。过后她明白是豹胸前挂着的那枚用来指挥全排人马行动的铜质叫子硌的。豹的叫子同豹一样出名，游击支队近千号人，认识豹的人都认识豹那枚黄灿灿的铜叫子，不认识豹的人提起豹也都这样说：就是那个吹叫子的排长嘛。豹用一根结实的细绳拴了叫子，叫子跟豹须臾不离。豹把叫子吹得跟连部的军号一样响，甚至比号声更尖拔。最后，豹带着仅剩的两个部下蕙和连队小通讯员流散到这一片完全陌生的丘陵地区，追捕的枪声暂时听不见了，但他们也一时辨不清东南西北。蕙本来就弱，加上饿和累，完全走不动了，靠豹和小通讯员一路搀扶。天黑了，他们发现一个还算隐蔽的山洞，就留宿下来。洞子很浅，从里头能望见天际稀疏的星。风涌过森森茅草的尖梢变幻出各种声音。远处，大概是狼或者豺狗在叫，时断时续，听起来像哭丧妇的呜咽。地下铺了一层草和树叶，豹、小通讯员、蕙并排躺着，稍一动，身下就窸窣窸窣响。豹躺在外侧，魁梧的个子，成一堵挡风的墙。蕙的位置在最里面。他们中间睡着小通讯员，十六七岁的人头一着地立即鼾声呼呼。蕙倦极，却少睡意，

悄悄向外头觑一眼，豹硕大的阴影一动不动，但蕙凭感觉知道豹同样没睡。排长。嗯。总算跑出了包围圈，是吧？说不准的。年轻的老游击战士豹答道。那……我们怎么办？不知道。豹实话实说。天边有流星迅疾掠过，贼亮的光转瞬即逝。蕙似乎叹了一口气。豹突然觉得有些烦，黑暗中起身摸出洞外。在山崖的拐角处，他看见山下有一片点点簇簇的灯火，那肯定是个镇子，而且是有不少人家的镇子。豹趑回洞子，坐在铺草上思索了一会，终于开口：舒文蕙同志，跟你商量个事。说吧，排长。蕙睁了眼。天亮后，我们下到山下的镇子找一户人家，让你住下来，估计不会出事的。等形势平和了些，你要是还愿意跟我们走，我们可以再来接你。蕙有一会没作声。豹继续说：不知还要跑多少路，还要遇多少险，会把你生生拖垮的。蕙突然轻轻地哭了：排长，我同意。坚强些，舒文蕙同志。豹想再说些鼓励的话，却反而犹豫起来：你要保护好自己啊，要不——。蕙换了话题：上回，真要谢谢你。为什么？亏你救了我。没什么，大家都会这样做的。隔着小通讯员的身子，蕙果决地伸过了手，指尖灼热而羞怯地触着了豹泛凉的皮肤，停在豹胸前那枚著名的叫子上，轻轻地摩挲着。豹踌躇了好久，抬起胳膊，把蕙的手连同叫子攥住了。豹的劲真大，蕙又被叫子硌痛了。

当豹三个出现在大屋镇王姓保长家中时，王保长好一阵手足无措。豹说明了来意，最后声色俱厉地要保长保证蕙的绝对安全。保长头点得像鸡啄米。豹认为蕙住在保长家反而要比住在一般百姓家安全。豹和小通讯员走后，蕙曾在保长家连过了3天，3天内保长状如热锅上的蚂蚁，到第四天保长以万

分委婉的口气跟蕙商榷：县政府发文催令各处搜捕残余的共产党游击队人员，就安全而言，你在我家不如在大屋陈老爷处，陈家是大树底下好遮荫。你若愿意，我认你做一门远房亲戚。蕙又考虑了一天并与王保长敲定了可能出现的有关细节，第五天便由王保长举荐陈府。

团丁吆喝不相干的人散开。蕙清楚地听见有人问民团的一个小头目抓住了共产党怎么处置。老爷吩咐过午就送县衙，头目不屑地作了个手势：要杀头的！蕙的心倏地抽紧了，蕙明白事情毫无疑问是这么个结果，蕙很快作出了一个决定，蕙长长看了豹一眼慢慢转过身往后头走去。

豹其实已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豹闭了眼把沉重的脑袋抵在锁骨上是为了养精蓄神。不过豹凭着莫名其妙的理由很快感觉到了有一个人在向他走来，那个人站住了，那个人定定地望着他，那个人一双他还无法准确描绘的眼睛浮出了闪闪的泪花。豹倏地睁开了眼，豹正好看见了那个人的侧面，豹几乎要叫了蕙的名字，豹当然没叫，只是“啊”地张大了嘴。豹瞪死了眼愣愣地盯着蕙脚步不稳的背影向远处而去，最后消失在第三和第四进之间的拐弯处。

豹与蕙分手后带着小通讯员去寻找自己人——部队或地下党组织，这一过程在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状态中进行，豹他们始终毫无所获。其间敌人的搜捕行动有所减弱，白色恐怖已变得不那么严重。豹想起了蕙，实际上豹一直惦记着蕙，豹决定同通讯员回大屋镇把蕙带出来，不再在这一片地区兜圈子，到更远的地方去，豹听说了那里独立活动着一支小小的游

击组织。如果蕙要回她古城的老家，也由她。豹同小通讯员摸到了大屋镇的后山，就在他们跟蕙歇过一夜的山洞前，与大清早带了手下人打猎的大屋主人陈天衡碰上了。雾气像一块湿淋淋的抹布，有枪支磕碰的声音，豹肯定对方是一支小型武装，豹带着小通讯员赶紧就近躲入一片杂木林，当时他们隐蔽得很好。老爷，我看见了，在那。有一个团丁轻声而兴奋地说，他可能是发现了什么野物。在吹过来的晨风里豹他们听得很清晰，小通讯员可能是高度紧张扣响了小马枪的扳机，一个团丁喊了声娘慢慢地跪倒下来。在这场意外的小小遭遇战中，豹他们由于缺少子弹双双被俘。大概团丁们之间存在着血缘或宗族关系，他们为受伤的同伙报复俘虏显得格外狠。豹被打昏了。小通讯员被石头砸断了腿还被枪托敲断了肋骨。

忿恚不已的豹这时想起了他们的小战友，尽管石条栓马柱凸出的地方硌得他背上的伤口一阵剧痛，但他还是执拗地别过了头寻找小通讯员。小通讯员大摊开手脚仰卧地上，恍若静静地睡在自家床上。豹顿时明白他已经死了。他的脸肿胀得像塞饱了旧棉絮的枕头，颜色像经受过无数次风吹雨打的岩石，腿部裸露的地方结起了紫色的血痂，有的痂裂开了翻出白疹疹的骨肉。好些个子大得出奇的绿色的苍蝇正匍匐在毫无知觉的尸体上，肥嘟嘟的个子颤颤地蹒跚着，阳光从稀稀几朵云絮里照出来，在那些疾速颤动的透明的小翅膀上鲜亮地刷上点点金辉。豹不忍看下去，回过了头，豹感到一阵恶心，把一口带血丝的稠痰声音混浊地吐到了地上。那一群绿色的大苍蝇听到了响动，兴许它们更喜欢活人的血腥味，它们从尸体